



尘世

佛

缘

第三册

佛事·心慧·道

雪云/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尘世佛缘

前 言

人,如果生来就没有走错道,那么,人人都成为了帝王将相,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佛祖释迦牟尼,只有他走岔了道,因为他是从帝王走向了百姓。我们总有一种抱怨,为什么不生在帝王家?没有想到的是几千年来拯救人们心灵的恰恰是那个走错道的释迦思想,二千五百年前的佛祖就看透了世间的兴衰,走上了舍身取道的生涯。佛教不是中国土生的产物,但我们几千年来就是靠这个舶来的东西在调节着人们的精神,普及着善良,维持着人性、延续着文明。

佛教做为世界古代文明的象征,其经典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不仅系统完整地记载和介绍了有关佛教的全部知识,而且广泛涉及到近三千年来世界文学艺术、哲学、天文、历史、地理、医药科技、人生等领域的发展,特别是,佛经中有许许多多生动活泼,寓意深远的事例,是医治现代人们心灵的良药,那时,世界尚无电子、核子的现代物质文明,但人们受着迷茫、困惑的痛苦,释迦的智慧尤如一滴甘露,解开了人们的心锁。

佛祖随意取舍,信手拈来,无论为经、为律多是因事

立说,用个例举证,将佛理睿智贯穿其中。佛经中的故事常常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为基础,情节生动且语言极富人情味,又以民间传说的形式出现,以和平、慈爱、平等、无私、善良、诚信、禁戒残暴、克制贪欲等为主,以揭示佛理佛法为其宗旨。其目的在于探究心物现象的实质,分析有情命运的原理,建立幸福人生的方法。学佛的基本德行,三乘圣贤解脱的法门,尽在此书中,因此我们知道,佛法世法,均当以本分事为实务,为政之道,不受赃,不扰民,一心为民,实乃本分。学佛者修心,当以治心为主,佛学三千年,有缘三千年,治心首在明心,明心之道,首在妙悟,达到佛即是我,我就是佛之境界。

著者独具匠心,构造了清幽、润声、慈云三位居士,他们以精辟而赋有哲理的语言点拨人生、指点迷津,佐以佛法、世法的感受,启迪心灵,荡涤魔孽。这种方式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一次尝试,因佛不在西方,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如有什么不妥,我相信有缘之人仍能相容。

顶礼

彭学云

2004年2月12日

目 录

摘下星星留给谁	(1)
本来无一物	(70)
常持平常心	(120)
慈心相伴总无忧	(162)
千古王孙烟云过	(224)
参禅何须山水间	(267)
灭却心火自然凉	(327)
清净则无欲	(358)



摘下星星留给谁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清幽住所日日讲佛论道，早已远近闻名。五里八乡之人纷至沓来，均倾慕这三居士之名。就连百里之外，也有人来求教。更有人愿投于三居士门下为弟子。三居士见这些人都是虔诚之人，便收下了，陆陆续续已有十余人。

慈云问大家：“佛法修行重在智慧，大家有谁能讲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呢？”于是，有人讲了一个群鸟推举王之事。

在终年银妆素裹的大雪山下，有一处富饶美丽的山凹地。在山凹向阳的那一面，有一大群鸟在这里安居乐业，生活又欢快又美满。

“马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群鸟们迫切地感到，应当推举一个鸟王了。它们聚在一起，商议起来：“咱们今天应该推举出一只鸟为我们的大王。这只鸟王应该能管理群鸟，使大家敬畏，这样，在我们这群鸟中，才不至于出现做违法事情的。”

所有的鸟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有的鸟说：“咱们早该如此啦！听说山那边的鸟们，在它们的大王带领下，把家园建设得可美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好多鸟都投奔了那里。”

还有的鸟说：“是该有个大王了，万一有外敌入侵，也好有个大王带领我们自卫抗敌啊！”

众鸟七嘴八舌，一致赞成推举一个鸟大王。可是，由谁来当这群鸟儿的大王呢？一时谁也不说话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都想要推举出一只最合适的鸟来做大王。但因为每只鸟心目中都有各自不同的选王标准，一时竟难以推出一个公认的鸟王来。

沉默了很久，有一只鸟说：“咱们也不能总是这么沉默下去呀。大家可以提出候选人，让众人评议，只要大家认可，这只鸟就做咱们的大王，你们看怎么样？”

众鸟说：“好，就这么办吧。”

这一来，一度冷落的气氛，又热烈了起来，鸟们都争相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只鸟说：“我先提一个。你们说，推举白顶鹤做咱们的鸟大王，怎么样？”

立即，大家议论起来。

有一只鸟提出反对意见，说：“不好，不好，我觉得白顶鹤不适合当鸟大王。为什么呢？你们想一想啊，白顶鹤的腿那么长，身子那么高，脖子也老长老长的，要是让它当了鸟大王，谁也不敢触犯它，倘若谁招惹了它，它还不用长嘴啄我们的脑袋？那谁受得了呀！”

众鸟频频点头，一齐说：“是这么回事，不能选白顶鹤，我们的脑袋还要呢！”

又有一只鸟提议，道：“我推选鹅做我们的大王。我的理由是：鹅总是那么爱干净、讲卫生，全身羽毛总是那么洁白，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它可以当鸟王！”

马上就有几只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鹅也不适合当鸟王！当然啦，鹅的羽毛确实洁白光泽，可它也有缺点。你们看，它的脖子又长又弯，想想啊，它连自己的脖子都不能长直了，不能正己，也难以正人呀！怎么保证它为大家办事就一定会公道呢？所以，鹅也不行。”

提出两个都不行，众鸟又议论纷纷了。

“喂，我提一个！”又有只鸟儿发言，“我看孔雀挺适合当鸟



王!”

立刻,有一些鸟附议:“嗯,提得不错,咱们谁能与孔雀相比呢?孔雀的羽毛五彩缤纷,美丽极了,人人见了都感到赏心悦目的,理应做我们的大王。”

“不行,不行!”马上,这些鸟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建议。它们说:“咱们别光看孔雀羽毛美丽的一面,它也有丑陋的一面啊!它美是美,可不懂得羞耻,每当它展屏翩翩起舞时,丑态也显露出来,我们都有些替它害羞呢。所以,孔雀也不可以当大王。”

“哎呀,说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选个大王可真难呀!”众鸟选了半天,仍未推举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都有些泄气了。

有一只鸟说:“我看选猫头鹰为王挺合适,我的理由是,它总是在白天休息,晚上才出来捕食、活动,守卫家园,这样,当我们在晚上睡觉时,它就可以保护我们大家了,我们再也不必在夜间担惊受怕了。让猫头鹰当鸟王,多好啊!”

大家想了想,也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了,而猫头鹰的这个优点,又是谁也比不了的,就都一致同意了。

就在大家都点头同意猫头鹰当鸟王之时,有一只聪明的鹦鹉,在一旁沉思:“我们鸟的生活习性是:在夜间睡眠,白天出去捕食。而猫头鹰的习性正和我们大多数鸟相反,它是夜里醒着,白天睡觉。要是大家推举它当了鸟王,就得有不少鸟整日簇拥着它,围在它左右,服侍它。想一想啊,白天,猫头鹰在那里呼呼大睡,我们要守候在它周围;夜里,猫头鹰处理政事,我们也得在驾前侍候,这一来,不就白天黑夜连轴转了吗?长期如此,不就苦了大家了吗?现在鸟们只想到了有利于大家的一面,而没有想到不利于大家的一面,我应当提醒它们再考虑考虑才对!”

鹦鹉想到这,就要对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它刚要说,又止住了,它想:“现在,所有的鸟都同意猫头鹰做大王,惟独我提出不同意见,岂不得罪了猫头鹰?倘若它发怒了,就会来拔掉我



的羽毛,我还是不要说的。”

鹦鹉思想斗争很厉害,想来想去,它拿定了主意:“也罢!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要为全体鸟着想,否则,大家都要受苦熬夜,我怎能安心呢?我宁肯冒着被猫头鹰拔掉羽毛的危险,也要坚持真理!”

好个鹦鹉,决心已下,飞到众鸟面前,对那些正在欢欢喜喜庆贺的鸟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请大家先听我说——”

鸟们不知它要说什么,立即止住了喧闹,一齐听鹦鹉的话。鹦鹉就把自己刚才的分析,向大家细细说了一遍,之后说:“你们大家想一想,我的想法是否有道理?”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鹦鹉的话音刚落,鸟们顿时又唧唧喳喳地议论开了。

众鸟越想越觉得鹦鹉的话有道理,遂同声念了一偈夸赞道:

聪明事理,不必在年高。

汝虽年幼小,行事却牢靠。

鹦鹉听了,也用偈语回答道:

若听我主意,不选猫头鹰。

看见它高兴,众鸟也心惊。

何况发怒时,其面更狰狞。

众鸟听了,均说道:“此话一点儿也不假。”

当即,大家又重新商议推选鸟王之事。众鸟一致认为:“这只鹦鹉,别看它小小年纪,其貌平平,却有智谋、有胆量,论理精辟,思维周全,是个难得的才子,选它当鸟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于是,众鸟一致推举鹦鹉做了鸟王。

在鹦鹉的精心治理之下,山凹鸟国很快就变得繁荣富强起来。

“有种鸟却不像这些鸟般明智了,”润声见故事结束,忙不迭地发表了他的议论,“两头鸟的悲剧千万不可重演呀!”



很久以前，在雪山下面有一只两头鸟。这只鸟只有一个身子，却有两个头。这两个头，一个名叫迦喽茶，另一个名叫优波迦喽茶。这只两头鸟，一个头睡觉时，另一个头就醒着。

一天，优波迦喽茶睡了，迦喽茶醒着。迦喽茶的旁边，有一棵果树，名叫摩头迦。一阵风吹过，摩头迦树上掉下来一朵花，正好掉在迦喽茶的面前。迦喽茶心想：“我今天虽然独自吃了此花，但进入肚子里，我们会同时得到力气，解除饥渴。”于是，迦喽茶便没有叫醒优波迦喽茶，独自吃了这花。

优波迦喽茶睡醒后，觉得腹中饱满。它打了一个饱嗝，问迦喽茶道：“你从什么地方得到了如此香甜美味的食物？吃了之后，叫我的身体安逸舒适，发出的声音也美妙动听。”

迦喽茶告诉它说：“你睡着的时候，在我头边不远的地方，一棵摩头迦树上的花，被风吹落下来。我当时想，我自己吃了这花，进入肚子中，咱们都可以得到力气，解除饥渴。于是我便没叫醒你，自己吃了这花。”

优波迦喽茶听了这话，便生了怨恨嫌恶之心。它心想：“它得到如此美味的食物，不告诉我知道，也不叫醒我，就自己独自吃了。如果这样，我从今往后得到饮食，也不叫醒它，不让它知道。”

有一次，这只两头鸟出去游玩。忽然，优波迦喽茶看见地上有一朵毒花，心想：“不如我吃了这朵花，我们俩一起死！”想到这里，它便对迦喽茶说：“你先睡觉吧，我不睡。”

迦喽茶听优波迦喽茶如此说，便睡了。优波迦喽茶等迦喽茶睡着了，便把那朵毒花吃掉了。

迦喽茶睡醒了，打了一个嗝，觉得有一股毒气从嗓子中冲出来。它问优波迦喽茶说：“我睡着的时候，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我现在感觉很不舒服，好像快死了一样。我的嗓子也很难受，堵着不通，叫不出声音来。”

优波速迦喽茶说道：“刚才你睡觉的时候，我吃了一朵毒花。



上次你独自吃东西不告诉我，这次我也不告诉你。我情愿我们一起死掉！”

迦缕茶听了，生气地说：“真是太荒唐了！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上次我吃的是美味的食物，吃后两个头同时长了力气，你却由此生出怨恨。真是不能与蠢人共同生活。”

众人集中精神听完这场悲剧之后，有人站起来讲道：“朋友之间，义气相投，最重要的是肯彼此为对方付出，就如这狮猴之交吧。”

茂密的原始大森林中，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动物们都在狮王的管理之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狮王喜欢结交朋友。在它的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就是一只猕猴。

这只猕猴足智多谋，经常给狮王献上管理动物的好方法，成了狮王的得力助手。

一次，狮王派猕猴外出办事，猕猴对狮王说：“大王，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力，因为您是大森林的兽中之王。您把动物王国治理得如此安定、繁荣，是有口皆碑的。您这次委派我去做的事，对整个动物王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愿意去。”

狮王点点头，说：“很好，你去办理这件事，必能成功，整个动物王国的百姓们，都会感谢你的。你离开家，有什么困难吗？”

猕猴说：“困难还真有，我出门在外，家里的两个孩子就无人照管了，我有些不放心的。”

狮王说：“这事好办，你如果信得过，就把孩子寄养在我这儿，我保证它们生活得很快活，个个都健康。”

猕猴很感动，连连说：“大王日理万机，那么忙，怎能让我的孩子来打搅大王呢！”

狮王说：“你就不要客气啦，有两个孩子在我身边，让我也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你就不要再说了。”

猕猴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就把两只小猕猴送到狮王那里，外



出办事去了。

狮王非常疼爱猕猴的两个孩子，像亲生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它们。两只小猕猴生活得快活极了。

狮王闲暇时，就带两只小猕猴四处游玩，给它们讲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小猕猴们可喜欢和狮王在一起了。

有一天，狮王处理了很多事情，非常疲劳。它照料两只小猕猴午睡后，自己坐在一边，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瞌睡。

谁知，祸事来了。有一只饥饿已极的秃鹫侵入大森林，想伺机捕捉小动物充饥。它在空中盘旋着，忽然发现了正在午睡的小猕猴。秃鹫喜上心头，一个猛子就扎下来。然而，它没有去抓小猕猴，因为，它看到了坐在一边的狮王。

秃鹫蹑手蹑脚地潜到狮王跟前，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发现狮王睡着了，不禁大喜，猛地冲到小猕猴的床前，用尖尖的利爪，一下子抓走一只小猕猴，向树上飞去。

正在酣睡的小猕猴，被秃鹫的利爪抓住，痛得惊醒过来，拼命地叫着：“狮子大王，快救我！”

另一只小猕猴也被吓醒，大声哭了起来。

小猕猴的哭喊声，惊醒了狮王。它往床上一看，少了一只小猕猴，不由吃了一惊。一抬头，却见秃鹫抓着一只小猕猴，停在树上。

狮王厉声喝道：“何方来的秃鹫！为什么抓我的孩子？”

秃鹫却冷笑道：“我抓的是小猕猴呀，怎么会是你的孩子呢？”

狮王说：“这是猕猴托我照看的孩子，就如同我的孩子一样，你快把孩子还给我！”

秃鹫说：“我现在又饿又累，只想吃肉，没功夫跟你废话！”

狮王大为焦急，忙说：“你饿了，可以对我说，我给你食物，你为什么偷偷抓走小猕猴？”

秃鹫怪笑了一声，说：“要我还给你小猕猴也不难，但你要用



一样东西来和我交换。”

狮王问：“什么东西？”

秃鹫拉长了声调说：“用——你——两——肋——上——的——肉——来——换！”

狮王气得把牙咬得咯咯响，然而，小猕猴还在秃鹫爪下，生命危在旦夕，时间一刻也不能拖延了。为了不辜负朋友对自己的信任，狮王大声说：“好，我同意用自己两肋上的肉来和你交换小猕猴，不过，你要保证小猕猴不能有丝毫损伤！”

秃鹫说：“可以！不过，你要先把两肋的肉送给我，我才能放小猕猴！”

狮王说：“好！一言为定！”它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利爪，剜下自己两肋上的肉，扔给秃鹫，鲜血染红了草地。

秃鹫拿到了狮王两肋的肉，得意之极，放回小猕猴，说：“谢谢狮王赠我肉，我吃饱了，该回家了！”说着，一展翅膀，飞走了。

猕猴办完事回来向狮王复命，见狮王胸前包扎着绷带，吃惊地问：“大王，您怎么了？”

狮王淡淡地一笑，说：“哦，不小心碰伤了点儿皮，不要紧的！”

后来，猕猴从自己孩子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一再向狮王道谢。

狮王说：“谢什么？好朋友本该如此，我绝不能辜负朋友的信任。”

几个饶有兴趣的寓言讲完之后，清幽书归正传，讲述了一则充满哲理的佛经故事。

在王舍城中有个叫伽吒的屠夫，他从小跟末生怨王太子是朋友。有一次，伽吒问太子：“你将来登了王位给我什么好处呢？”

王太子说：“我将答应你任何请求。”



几年后，王太子弑父自立。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对屠夫的许诺，于是就召来屠夫问道：“我现在已高踞王位，你有什么愿望就讲出来吧，我会让你的愿望实现的。”

谁知那屠夫居然说道：“那好，请允许我在这王舍城中随便屠杀吧！”

国王非常惊愕，不由问道：“你为什么发这样的恶愿？难道不怕来世受苦受难吗？”

屠夫冷笑着说道：“各种善恶行为都没有报应，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国王问道：“你讲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伽吒答道：“我能忆起前六生的事情。过去我常杀生害命，这王舍城中到处有我屠杀后留下的血迹。最后我转生在三十三天中，享受了许多快乐。在天上死后就转生到这里，而且从小就和王太子结成朋友。所以我得出结论，根本没有因果报应这回事。”

国王听后疑惑不解，于是向佛请教。佛告诉国王说：“他的话不假，确有其事。这个屠夫曾施舍给一个独眼人一顿饭。尽管他发过邪愿，肆意在王舍城中屠杀，但仍能生在天上。由于他做了善事，因此因果遂了他的愿。他的善业果现在就要尽了。所以知道七生是他所知的极限。七天以后他就会命终，他将堕生在号叫地狱，将吞下屠杀恶行的恶果。善恶因果报应是不容怀疑的真谛，永远颠扑不破啊！”

讲到此处，众人觉得应问一问佛及众神的细节情况了，就纷纷向清幽请教。清幽见众人心急，便从容地解释道：“佛经上关于诸天的描述，复杂得很，就是讲几天也讲不完啊。这样，我今天先讲诸天的仆乘吧”。以下就是他与众人的问答。

问：诸天仆乘如何？

答：如经所言，如欲界六天有仆乘。



仆即仆从,乘指骑乘。因六欲天都有君、臣、妻、妾、尊、卑、上、下。卑必从尊,下必随上。

乘者,因为六欲天都有杂类畜生,诸天想游,随意骑之。或乘坐象马,或乘坐孔雀,或乘坐诸龙。

如据《婆沙论》记载,忉利天以下具有象、马、鸟、雁、鸳鸯、孔雀、龙等。自焰摩天以上都没有象、马等四足众生,惟有教放逸鸟、实语鸟、赤水鸟等。

诸鸟常诃责诸天,警戒诸天不可放逸。

问:如果没有像、马等四足众生,那诸天出游乘坐什么呢?

答:即如论说,虽无象、马,诸天若想出游,因为其福力所致,马上就会有象、马随心化出,任凭诸天骑乘,乘毕就化灭了。

教放逸鸟等六天遍布,六天都具备。常与诸天为师,不是惟独焰摩天以上所独有的。

有人会问:这些鸟既然是畜生,为什么会与诸天为师呢?

如《正法念经》所说,这些鸟本来为人时,于三天下,教化众生为师。诸天本是它们所教化的众生。由于受它们的教化,布施持戒,才得以生天。

这些鸟本来是为师之时,为名利而破戒,其心不实,才做了天鸟。然而,由于它们教化的微小善力,所以得以生天。

由于原本为教化之师,曾与诸天为师,故若见诸天放逸即来诃责。诸天听到诃责,各生惭愧,便再也不敢放逸了。

接下来众人又问诸天的婚礼情况,清幽做了精辟的解释。众人今日都心满意足,获益良多,又见三居士都疲乏了,纷纷告辞而出。

如《起世经》中所记载,余三天之下都有男女婚嫁之法。郁单越人无住所,当树枝垂下,男女便合和,没有婚嫁。

诸龙、金翅鸟、阿修罗等,都有男女婚嫁仪式,大致如人间一样。六欲天及魔天,皆有男婚女嫁,大致如前所述。



这以上所有诸天就没有婚嫁了。因为以上诸天不存在男女之别。

四方天下若行欲时，男女二根相触，流出不净物。

一切诸龙、金翅鸟等，若行欲时，二根相触，只出风气就能得到舒畅、适意，没有不净之物流出。

三十三天行欲之时，二根合和，生舒畅、快乐，也出风气，与前面所说龙、鸟无异。

夜摩天相互握手好行欲；兜率天心中相互忆念即行欲；化乐天互相熟视即行欲；他化自天互相言语即行欲；魔身诸天相看即行欲，并且能得到舒畅、快乐，成其欲事。

又据《立世论》所说，四天王若索求天女，经女方家里允许方可迎娶，或送女方家里许多财物或众多钱。欲界诸天也是如此。

阎浮提人及其余三洲四天王天、忉利天等必须合和方可行欲；夜摩天相抱为欲；兜率天摩手为欲；化乐天相笑为欲；他化天相视为欲。

而瞿耶尼人受种种欲乐，胜于阎浮提人两倍。如此辗转以至他化自天受欲两倍胜于化乐天。

其余四洲人都有厌恶饮食者，有怀胎者。四天王处诸天女，没有厌食，没有怀胎的。也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男女出生时，或在膝盖上，或在睡眠时，都可以生孩子。

若在女处，天女意想：“这是我的孩子。”男天也说：“这是我的孩子。”那么孩子有一父一母。若在父膝睡眠时生者，惟有一父，而诸妻妾皆可为母亲。

四天王天生欲事无量无数。也有修行至死无欲。一切欲界诸天也是如此。

凡一切女人以触摸为乐，一切男子以体中不净之物出时为乐。

欲界诸天以泄气为乐。

又据《新婆沙论》记载，《引契经》中说，劫初时，人无男女根，



形象相同,后因食地上之各味男女二根出生,由此便有男女之不同了。

色界远离粗食,便没有这男女二根。也有人说:男女二根只有欲界有用,在色界则是没有用的。色界没有鼻舌二根,鼻舌二根欲界有用而色界无用。

又有人问:色界天众有男、女之分吗?

答案是:色界天众全都是男人,虽无男根,却有大丈夫之相,又远离杂染,所以说皆是男而无女人。

色即食也,古人早就这么说过,我们现在说的色,即女色,这是不对的。世间万事均有生命,也需要饮食,万物皆有情,只是我们没有注意罢了,树木、岩石、河流、山川等,以及兽类、人类均有喜怒哀乐。慈云一番感叹后,又讲道:

唐朝有一位居士叫余义,是高陆县人士。他自幼熟读经书,虔诚信佛,严守佛法戒律,官至尚书。余义为官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深受人们的爱戴。

唐朝末年,诸侯纷争割据,战火骤起,黎民百姓备受刀兵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余义不幸被贼兵捉住。贼兵知道他是秦朝的大官,将他捆绑在树上,准备斩首。他们把余义的两腿埋在地下,将他的头发打散系于树上。

余义被绑在树上,心中却是十分平静镇定,因为他坚信菩萨会来保佑他,所以嘴里反复念诵着观世音的名字,祈祷着,渐渐地睡着了。睡梦中,他隐约觉得有人在耳边说:“现在事情这么紧急,你怎么能有时间睡觉呢?”

余义一下子惊醒了,他抬头四顾,只见周围一片漆黑,贼兵都已沉沉入睡,没有人来看守他。于是,余义慢慢松动手臂的绳索,脱出双手,再解开腿上的绳索,轻手轻脚地逃走了。

他逃出敌营,飞也似地向前跑去,隐蔽在一片草丛中。

天亮后,贼兵发现余义逃跑了,急忙沿着道路向前追来。徐义躲在草丛里大气都不敢出,只听得贼兵从自己的前面匆匆跑